

(香港)岑凯伦著

爱的锁链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爱的锁链

岑凯伦 著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(豫) 新登字 05 号

爱的锁链

岑凯伦 著

责任编辑：靳 新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

(郑州市农业路73号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中山市迪丽彩色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印张

1994年元月第一版 1994年元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00册

ISBN 7—5348—1067—1/I·478 定价：4.20元

内容提要

柯苏珊和她的妹妹们必须在塔楼庄里找出藏在某处的无价之宝——翡翠项链。这串珠宝是解开一直威胁着她们生命的秘密的唯一钥匙。然而对苏珊而言，它们还有别的意义——让她和注定要在她的生命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男人重逢。

柏赫德已经不记得自己暗恋苏珊多少年了。他爱那个爱笑的女孩，也爱现在这个温柔脆弱的女人。他从未告诉过她自己的感情，可是现在他没有选择了。他必须保护她不受到伤害，必须让她成为他的妻子……

序幕

一九六五年 香港

见到她的那一刻，我的生命改变了。那一刻已经逝去五十多年，我已经是个孱弱的白发老人。可是我的记忆仍然充满鲜明的色彩。

由于心脏病，我必须每天休息，所以我回这座岛——她的岛——带给我一切的地方。它变了，就像我一样。四七年的大火毁灭了许多，新的建筑，新的人到来，街道上拥挤的汽车少了马车的优雅浪漫。不过我很幸运能够看它的今日与往昔。

我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，选择靠海为生。我们从未互相了解，不过一直相处得很好。他有一个安静、美丽的妻子和一个儿子。这个男孩，小赫德，带给我一种特别的喜悦。也许是因为我能够从他身上清楚地看到自己。他的暴躁、热情曾经属于年轻的我。也许他也会感情太丰富，想要得太多。不过。我一点也不感到遗憾。如果要我给他忠告，我会告诉他抓紧生命给予的一切。

我的生命是圆满的，感激玛姬和我共度的岁月。当她成为我的妻子时，我已经不再年轻。我们之间没有火焰般的激情，但是从不缺乏暖意。她带给我安慰，而我希望我给了她快乐。她已经走了将近十年，留给我的回忆是甜美温馨的。

然而缠绕我心的是属于另外一个女人的回忆。这回忆清晰、完整得惹人心痛。再长的时间也不能将它从我脑海抹去。岁月没有模糊了她在我心里的影像，也没有削弱我的爱。是的，我的爱仍然强烈地存在——虽然我早已失去她。

也许因为我现在离死亡已不远，我能够再度解放自己回忆那段从未忘记过的往事。我曾经苦得迷失在酒精里，但是再多的酒也抚不平我的哀伤，于是我埋首于工作。我再度执起画笔，到处旅行。可是总是会不由自主地又回到这个丰富我生命的地方。我知道，有一天我会死在这里。

一个男人一生只能经历一次这种爱情。碧安对我来说是唯一的、永远的。

那是一九一二年六月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。那年夏天是和平美丽、充满艺术气息的，香港敞开双臂欢迎有钱人和落难艺术家。

她来到我工作的断崖，牵着一个小孩。我握着画笔回头，情绪还没有从画布上澎湃的海涛平复下来。她站在那里，纤细而美丽，乌亮的头发绾在头上。海风吹动她身上淡蓝色的裙子。她的眼眸正是我极力在画布上，重视的海洋色彩。它们看着我，好奇而留意。她有人白得散发光晕的皮肤。

我看到她的那一刻就知道我必须画她。而且我知道，我必须爱她。

她为打断我的工作道歉。温柔、礼貌的声音有音乐般的腔调。她抱起的小孩是她的儿子。她是柯碧安，另外一个男人的妻子。她的避暑别墅在上面的山上。柯弗迪建造的塔楼庄。我虽然才刚来这座小岛不久，却已经听说过柯弗迪和他的家。我真的很欣赏塔楼庄。

那种建筑正好适合我眼前这个女人。她有一股永恒的美，安详的沉静，和天生的优雅气质，闪亮的大眼睛里闪动保留的热情。是的，当时我就已经爱上她，不过那时只爱上她的美。我想用画笔诠释那份美感。也许我专注的眼神吓到她。不过，叫伊森的男孩却一点也不害怕，甚至非常友善。她看起来那么年轻，那么一尘不染，很难教人相信她已经有三个孩子。

那天她没有逗留多久，即带着儿子回家。我看着她走过遍地的野蔷薇，太阳的光芒在她的头发上闪耀。

那天我无法再画海洋。她的脸庞已经开始缠绕我的灵魂。



这件事非做不可。苏珊把一袋五十磅重的恨篱拉上小货车。这点耗费体力的工作不是问题。事实上，她很高兴能够顺路送送货。

她希望避免的是另外一件事，可是对柯苏珊而言，责任永远无法避免的。

她已经答应家人去找柏赫德，苏珊一向信守承诺。

可是，她已经忙了一整天，而明天的工作表也是满的。她的妹妹曼笛再一个星期就要结婚，塔楼庄为准备婚礼忙得一塌糊涂。她还有两个精力旺盛的孩子在家里等待母亲。除了这些，她的书桌上堆了一叠文件需要处理，更糟的是，有一名

兼差的雇员今天早晨辞职不干了。

苏珊提醒自己，是她自己要创业的。她回头瞥向自己的店，摆满夏日花卉的橱窗。

这间店属于她——和银行，她微笑地想着——每一朵紫罗兰、牵牛花和牡丹。她证明了自己不是前夫嘴里的无能败类。

她拥有两个美丽的孩子，爱她的家人，和属于自己的远大事业。杜柏特再也不能用“乏味”来形容她。

寻找一条无价的悲翠项链当然不是普通的事，国际珠宝大盗绝对不会停在图谋她的曾祖母的宝物。

苏珊想着一边爬上小货车。这件事是她的妹妹若琳爱上单嘉顿而引起的。他提出将部分的祖屋装修成豪华度假旅馆，永远急于挖新闻的报界记者披露了柯家遗失翡翠项莲的古老传说，却引起一连串的反应，整件事由荒唐可笑演变到现在的危险。

疯狂的珠宝大盗黎威廉在偷取柯家的文件时，差点曼笛。他最近的一次行动又差点威胁了二妹丽娜的生命。

事件发生之后，警方找不出任何线索。

她开车加入车流之中，心里想着塔楼庄和遗失的翡翠项链竟然对整个家的影响这么大。塔楼庄使若琳和嘉顿结合，然后前来设计度假旅馆的欧斯笛和曼笛陷入情网；内向的历史教授吕斯爱上苏珊活泼外向的妹妹丽娜，而他们两人差点被杀死。

苏珊常常希望他们能够忘记曾祖母的项链的事。可是她知道，他们都知道，碧安在死前藏起来的项链必须找出来。

于是他们继续追寻每一条线索。现在轮到她了。吕斯找出了碧安曾经爱过的艺术家的名字。

这个故事一直令苏珊向往，但是她实在太倒楣了，现在掌握唯一和艺术家有关的人是他的孩子。

赫德。她开车穿过拥挤的街道，忍不住叹息。她不能说自己了解他——不确定有任何人能够。可是她记得他十几岁时的样：暴躁，而且孤僻。当然，女孩都会被这种叛逆吸引。他沉思表情愤怒的灰色眼睛更添加了他的魅力。

奇怪，她怎么会记得他眼睛的颜色。不过，她一直没有忘记很近地看过它们的那一次。

他可能已经忘记那次争吵了，她安慰自己。她希望如此，争吵总会使她全身冒汗、颤抖，失败的婚姻已经让她尝够了吵架的滋味。赫德不会再怀恨了吧——已经十年了。毕竟，他从摩托车上摔倒受伤并不严重，而且那件事是他的错。

不论如何，她已经答应丽娜去找他。任何和碧安的翡翠项链有关的线索都不能放弃。身为柏克的孙子，赫德可能会听说一些故事。

他已经回巴尔港几个月了，就住在他祖父曾经住过的房子里。苏珊身体里的爱尔兰血液使她相信命运。在柏家和柯家的后代共同努力之下，一定能够找出纠缠他们两家多年的秘密的答案。

小屋位于水上，由两棵美丽的老杨树护卫着。简音的木屋令她想起洋娃娃的房子，可惜屋外没有种植花卉。草地才刚修剪过，可是在她专业的眼光看来，这块地应该好好地整理施肥。

她走向屋门，狗的吠叫和男人的声音引她绕到屋子的侧现。

平静的水面上浮着摇晃的木桥，桥柱上系着一艘小游艇。他坐在船尾，耐心地擦拭船身。他光着上身，黝黑的皮肤包裹着强健的肌肉，汗水淋漓。他黑色的卷发长到领子下。显然，他认为穿条破烂的短裤就够了。她注意到他的双手，修长的手指，她想知道这是不是遗传自他的艺术家祖父。

海水轻轻地拍打游艇。她看见一只海鸥飞高，然后往下扑。当它再度爬升时，发出胜利的叫声，爪子里扣住一只挣扎的鱼。在船尾的男人继续工作，对周遭的生与死无动于衷。

苏珊带着礼貌的笑容走向木桥。“抱歉。”

他霍然抬起头，她愕然停下脚步。她清楚地感觉到，如果他身上有枪，现在一定对准了她。在这时，他从放松到警戒，全身绷着骇人的力量。

在她努力地控制自己的心跳时，她注意到他改变了。暴躁的男孩已经变成一个危险的男人。他成熟的脸，线条分明、有棱有角。两天没刮的胡渣增添了这张脸粗糙的感觉。

然而再度使她喉咙干涸的仍是他的眼睛。有一双如此敏锐的眼睛的男人，不需要武器。

他斜眼看着她，没有站起来也没有说话。他必须给自己一点时间缓和情绪。如果他带着枪的话，现在一定已经拔出来对准来访的人。这是他到这里来的原因之一，再度做个寻常百姓。

他可以强迫自己放松——他知道怎么做——可是他记得她的脸。男人不会忘记这么一张脸。天晓得，他一直没有忘记。忘不了。在他年轻时的幻想中，曾经想像她是个公主，而他是为了她可以赴汤蹈火的骑士。

回忆使他皱眉。

她几乎没有改变，他想。她的皮肤仍然白里透红，她的脸仍然是古典的鹅蛋形。她的嘴唇仍然丰满柔软，她的眼眸仍然是梦幻般的深蓝。她们警戒而困惑地看着他。

她梳了马尾，不过他记得这头柔软的金发垂在她肩上的样子，闪闪发亮。

她是高躯的——柯家所有的女人都——可是她太瘦了。他的眉皱得更深。他听说她结婚又离婚，而两件事都带给她许多伤害。她有两个孩子，一个男孩一个女孩。很难相信眼前这个穿牛仔裤及T恤的瘦弱女人会生过孩子。

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，她的出现竟然令他神经紧张。

他看着她，一边又开始擦拭起来。“你来做什么？”

她吐口气。“抱歉这么突然来拜访。我是柯苏珊。”

“我知道你是谁。”

“呃，那么……”她清清喉咙。“我知道你很忙，可是我必须

和你谈几分钟。如果现在不方便——”

“谈什么？”

既然他这么“亲切”，她就直说了吧。“关于你的祖父。他是柏克勒，是不是？艺术家？”

“不错。怎么？”

“说来话长，我可以坐下吗？”

他耸耸肩，她走到木桥上。木桥在她的脚下呻吟，她小心地坐下来。

“事情必须追溯到一九一二或一三年，和我的曾祖母碧安有关。”

“我已经听说了这个神话故事。”他能够闻到她的味道，花香和汗珠，这使他胃部紧缩。”她是个不快乐的少妇，丈夫富有而难相处。她决定在情夫身上得到慰藉。在恋情发生时，她把价值不菲的翡翠项链藏在某处，以便当她有勇气和情夫私奔时生活不虞匮乏。但是她选择了跳楼自杀，而那串项链则下落不明。”

“事情并不是——”

“现在你的家人决定寻宝，”他继续说下去。“却惹了不少麻烦。听说两个星期前你们经历了刺激的事。”

“如果你把我妹妹生命受到威胁的事叫做刺激，是的。”她的眼睛冒火。苏珊一向不擅于保护自己，不过事情若是牵涉到她的家人，她就会变成防卫性极强的女人。“和黎威廉同伙的那个男人，差点杀死丽娜和她未婚夫。”

“你们充满神话色彩的故事当然会引来歹徒的觊觎。”他知道黎威廉。赫德干了十年的警察，看过不少关于狡猾残忍的珠宝大盗黎威廉的报导。

“神话故事和翡翠项链是我们柯家的事。”

“那么你来找我做什么？我已经退休，不干警察的工作了。”

“我不是来请你帮助我们寻找珠宝大盗。”她吸了口气，希望自己说得简单明了。“丽娜的未婚夫是个历史教授。两个月前，黎威廉用化名雇请他为他整理他从我们家里偷去的文件。”

赫德继续擦拭船身的工作。“听起来丽娜似乎没有什么品味。”

“吕斯不知道这些文件是偷来的。”苏珊咬着牙说。“当他发现时，黎威廉差点杀死他。总之，吕斯到塔楼庄来继续他的研究。我们证实了那串塔楼庄的存在，甚至约见过碧安去世那年在塔楼庄工作的一名仆人。”

赫德移动位置继续工作。“你们一很忙。”

“是的。她确证了项链的确藏在何处，碧安的确爱上一个艺术家，并且计划离开她的丈夫。”她停顿了一下。“他的名字叫柏克勒。”

他的眼眸闪动了一下。他非常从容地放下抹布，拿出一根烟，用打火机点燃，慢慢地吐出一口烟。

“你希望我相信这种浪漫的爱情故事？”

她会表现出惊讶，甚至惊奇，没想到他的反应竟是如此乏味的样子。“这是真的。她都是在塔楼庄附近的断崖和他见面。”

他的微笑几乎是嘲弄的。“你亲眼看到的？哦，我还听说了鬼魂的事咧。”他吸口烟，缓缓地吐出来。“柯碧安哀伤的鬼头在塔楼庄里游荡。你们柯家的人总是充满——故事。”

她的眼睛阴暗下来，可是她的声音还在控制之下。“柯碧安和柏克勒相爱着。她去世的那年夏天，他们时常在塔楼庄下的断崖见面。”

他听了略微感动，但是他只耸耸肩。“那又怎么样？”

“这是一条重要的线索。她很可能告诉他项链藏在什么地方。”

“我看不出来八十年前的一段小爱情和翡翠项链有什么关联。”

“如果你能撇开对柯家的偏见，我们也许能够把事情弄清楚。”

“两者我都没兴趣。”他打开一个小冰箱的盖子。“要来瓶啤酒吗？”

“不要。”

“我已经没有香槟了。”他看着她扭开盖子丢到塑胶桶，大口地喝。“你如果仔细想想，会发现这件事令人难以相信。塔楼庄高贵的女主人，和挣扎的艺术家。没戏唱的，宝贝。你最好是忘了这件事，专心种你的花。你现在不是在搞园艺吗？”

他真能惹她发火，不过他不能动摇她来此的目的。“我的妹妹们生命受到威胁，我的家被人闯入。白痴在我的花园里偷偷摸摸地走来走去，破坏我的花丛。”她站起来，又瘦又高，而且愤怒。“我不打算忘了这件事。”

“那么好吧。我不再浪费你我的时间。”

他等到她走离木桥才开口。“苏珊，”他喜欢这个名字，它听起来充满女人味而且复古。“你学会开车了？”

她向他走回一步，两眼充满风暴。“这一切就是为了那件事？”她问。“你还在为摔下那部笨摩托车而生气？因为你的男性尊严受到伤害？”

“那不是唯一受到伤害的。”他记得她当时的模样。老天，那时她顶多不过十六岁吧。她冲下车子，头发凌乱，脸色苍白，眼里尽是担忧与恐惧。

“我不相信。”她说。“你还在生气，事情都过去十二年了，而且那件意外是你的错。”

“我的错？”他用瓶口指着她。“是你撞到我的。”

“我从来没有撞过任何人，是你自己跌倒的。”

“如果我没有从摩托车上跳下来，你会撞到我。你根本没有在看路。”

“是你自己速度太快。”

“屁话。”他开始以此为乐。“你在用后照镜看你那张漂亮的脸。”

“我没有。我的视线从来没有离开过道路。”

“如果你一直看着路，你就不会撞到我。”

“我没有——”她低声诅咒。“我不要站在这里和你争吵十二年前发生的事。”

“你来此的目的是要我进一件八十年前发生的事。”

“这个决定显然是个错误。”她打算走了，可是一只非常大、非常淫的狗穿过草地跑过来。这只大狗快乐地吠两声扑在苏珊的身上，使她踉跄后退。

“莎汀，坐下！”赫德发出命令，急忙扶住苏珊。”笨蛋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不是你，我在骂狗。”莎汀已经坐下，摇着尾巴。“你没事吧？”他仍然环抱着她。

“没事。”他的肌肉结实得像石块，他的气息吹在她的太阳穴上。她还注意到他充满男人的气味。苏珊已经很久没有被男人拥抱过。

他慢慢地将她转过身。在这片刻，太长了一点，她在他的怀里和他面对面。他的目光在她的唇上流连。一只海鸥从他们头顶上飞过。他感觉到她的心跳。一下、两下、三下。

“抱歉。”他放开她。“莎汀以为自己还是一只可爱的小狗。她把你的T恤弄脏了。”

“我的工作就是和泥巴为伍。”她蹲下来摸摸母狗的头，平缓自己的情绪。“嗨，你好，莎汀。”

赫德把双手插进口袋，看着苏珊和他的狗互相认识。酒瓶躺在草地上，剩下的酒已经倒光了。他祈求上帝她不是这么的